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會要卷一千七百八十一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六

昭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

左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稱主君比公于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

公如乾侯

穀梁 傳 唁公不得入于魯也

不以自晉致者未至晉都不得與晉侯相見故書

至自乾侯齊侯荀躒唁公皆地此何以不地唁于

野并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

但書來

附錄 左傳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

子 皆子朝黨也稱伯 尹固之復也 二十六年尹固與 魯子終不說學 子朝俱奔楚而道

還 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

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

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

趙車子朝之餘也鄆杜注周邑陰不佞周大夫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平子每歲賈馬

賈買也

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

侯公執歸馬者賣之

賣其馬

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

馬曰啟服

啟服馬名

墜而死

墜墜死也

公將為之櫛

為作棺

子家

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裏之

禮曰蔽幃不棄為埋馬也

公

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

龍輔玉名

遂入羔裘齊侯

喜與之陽穀

陽穀社注齊邑

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

出之產舍

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

留公衍母使侍

已共白公

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于陽

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為此禍也

務人公為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

且

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行為大子

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公稔知晉之彊臣黨於

意如今絕望於齊不得已而求於晉迹愈勤而計

愈左矣使公定居於鄆鄆猶不至於潰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傳

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

命也

言皆天命使魯無君爾

非我罪也

秋七月

附錄左傳

秋龍見于絳郊

絳晉國都

魏獻子問于蔡墨曰

蔡墨晉大

史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

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

古者畜龍故

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豢御養也

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

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

颺杜注古

國也漢志南陽湖陽縣故廖國師古曰左傳作颺今湖陽故城在河南唐縣南叔安颺君名

有裔

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

之乃擾畜龍

擾順也

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

豢龍

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

封諸醜川醜夷氏其後也

醜川杜注

醜水上夷皆董姓

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

帝

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于天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合為四

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

衰其後有劉累

劉累堯之子孫

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

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夏后孔甲

以更豕韋之

後

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見

襄二十四年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

潛藏也歲以為醢明龍不知

夏

后饗之既而使求之

求致龍也

懼而遷于魯縣

不能致龍故懼魯縣

杜注魯陽也今河南魯山縣東北有魯陽故城

范氏其後也

晉范氏

獻子曰今

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

方法術

朝夕

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失職有罪

失官不食

不食祿

官宿

其業

宿猶安也

其物乃至

設水官修則龍至

若泯棄之物乃抵伏

抵止伏匿

鬱湮不育

鬱滯也湮塞也育生也

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

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

是奉

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于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

木正曰句芒

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

火正曰祝融

祝融明貌其祀犁

金正

曰蓐收

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

水正曰玄冥

水陰而幽冥其祀修及照

土

正曰后土


土為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

龍水物也

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



下乾


乾上
乾上
之始

巽下乾上始
乾初九變
日潛龍勿用
乾初九
其


同人

離下乾上同人
乾九二變
日見龍在田
乾九二
其大有


乾下離上大
有乾九五變
日飛龍在天
乾九五
其夬

乾

兌上夬乾
上九變
日亢龍有悔
乾上九
其坤

坤下坤上
坤乾六爻

皆變
日見羣龍無首吉
乾用九
坤之剝

坤下艮上
剝坤上六

變
日龍戰于野
坤上六
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物謂
上六

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
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為皆是真龍
獻子曰社稷

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
少皞金
日

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

能治其官

使重為句芒

木

該為蓐収

正金

修及熙為玄冥

二子相代為水正

世不失職

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窮桑少皞之號社注地在魯北

顓頊氏有子

曰犁為祝融

犁為火正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共工在大

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

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

正也

掌播殖也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

烈山氏神農世諸侯

自夏

以上祀之

祀柱

周棄亦為稷

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

自商以來祀之

傳言蔡墨之博物

冬十月鄆潰

公羊傳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

據國曰潰邑曰叛

郭之也

郭郭曷

為郭之君存焉爾

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不言國之言郭之者公失國也

穀梁傳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

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此意如閔公如乾侯誘其民潰散叛公使公不得更入鄆也自是公遂削跡於魯論者多咎公之失民而不知季氏專國已歷三世加意如兇威所脅

民之從之實以耳濡目染之有素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附錄

左傳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

汝濱杜注晉所取陸渾地陸渾今嵩縣汝水在縣南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

鼎

今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

著范宣子所

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

位序

也次

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

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

在僖二十七年

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

貴

棄禮徵書故不尊貴

貴何業之守

民不奉上則上失業

貴賤無序何以

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

夷蒐在文

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

若之何以為法蔡史

墨曰

蔡史墨即蔡墨

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

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

易之亡也

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變易與之是成其咎

其及趙氏趙孟

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鑄刑鼎本非趙鞅意為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

入朝歌以叛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

公且徵過也

徵明也先此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

之禮者蓋以公尚在竟內至是鄆潰客寄乾侯故書所在責公不能繫臣民之望明有過也

穀梁傳

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中國猶國中也

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不書公者在魯封內

則無適而非其所魯固未嘗無君也至是鄆潰客
寄乾侯非其所矣故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蓋以存
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不書居非其地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傳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

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螭送葬

今吾子無貳何故

弔葬共使

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

禮也者小事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

隨時共所

求

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

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

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

助執紼矣

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

若其不閔雖士大夫有所不

獲數矣

不得如先王禮數

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

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

慶善也底致也加謂君自會葬禮數有加

者之謂不及士弔大夫葬之數者
但能致其情而儀文祇取略備

靈王之喪

在襄二
十九年

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
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
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

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傳言大
叔之敏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羊
作焉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二十七
年奔故

二

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

公子使居養

養杜注即所封之邑今河南沈邱縣東有養城

莠尹然左司馬

沈尹戍城之

城

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

胡田杜注故胡子之

地

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

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
猶懼其至吾又強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
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
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
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

終不遠矣

言其事行可知不久

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

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

億安也歸善惡之歸播揚猶勞動也

王弗

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

水之

防壅山水以灌徐

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携其夫

人以逆吳子

斷髮自刑示懼

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

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

夷城父

使徐

子處之

諸侯見滅出奔衆矣如滅譚滅弦滅温皆不名者

疆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章羽斷其髮以逆吳子則既降矣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位之既絕也

附錄
左傳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

在二
十年

余知其可

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

病

為定四年
吳入郢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內外

不容所以

久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羊穀梁作櫟
適歷杜注晉地

左傳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

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
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伏而對曰

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

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

君若

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
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
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

心

意如出君晉不致討而使荀躒會之悖亦甚矣夫
晉之六卿猶意如也取貨季氏互為唇齒而肯背
賂以傷其類哉晉侯蔽而不察卒致昭公客死亦
從自及也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罪晉之辭
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左傳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傳發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

知伯荀躒

子家子曰君與

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

矣君必逐之

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

荀躒以晉侯之命唁

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

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

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

有如河

夫人謂季孫

荀躒掩耳而走曰

怪公所言示不忍聽

寡君其

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

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

歸攝君事

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

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

歸

傳言君弱不能自主

穀梁傳言公不得入于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

意如也

在晉地故不言來荀躒既會意如而復以晉侯之命唁公者適歷之會意如願從君歸蓋恃范鞅受其無咎而姑為欺人之語荀躒陰喻其意故陽以

空言勸公入以塞責及得公不能見夫人語遂藉以為辭而意如之謀遂矣晉定公初立有嗣霸之志觀成周之城召陵之會則欲以師納公未嘗不出於誠而荀范表裏為奸多方以把持之卒不得伸其志其所由來者漸矣

秋葬薛獻公

附錄左傳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

夷潛六杜注皆楚邑夷在今亳州故潛城

六城俱在今壽州俱屬江南

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

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

即沈尹戍

右司馬稽

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謀在前年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羊作弓濫杜注東海昌慮縣今昌慮故城在山東滕縣東南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黑肱非命卿故

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名而不

如其已

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

以地叛雖賤必書地

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以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

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

不義其書為盜

此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強禦之名

邾庶

其呂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

而必書

所謂欲蓋而名章也庶其奔在襄二十一年牟夷奔在五年

此二物者所

以懲肆而去貪也

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書名去貪也

若艱難其身

身為艱難

以險危大人

大人在位者

而有名章徹

謂得勇名

攻難之

士將奔走之

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趨也

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

無名

謂不書其名

貪冒之民將寘力焉

盡力為之無所顧憚

是以春

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

志也

數列也惡逆無禮皆數列而不遺記事之善者也

故曰春秋之稱微而

顯

文微而義著

婉而辨

辭婉而旨別

上之人能使昭明

上之人謂在位

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

之

公羊傳

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

此邾婁黑弓也春秋之文何以無邾婁蓋欲通

濫為國故使

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

謂謂叔術也

叔術邾婁顏公之弟或曰羣公子

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

顏顏公也

邾婁女有為魯夫

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

武懿魯二公

孝公幼顏

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

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

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

公者必以其子入養

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

臧氏之母聞有賊

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

直抵公所寢之

處而弑之

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

二子皆魯大夫

聞有賊趨而

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于

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

孝公于魯顏夫人者

顏公之夫人

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

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

殺顏公者鮑廣父梁買子也

叔

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

其所為有于顏者也

為顏公夫人時所生也

盱幼而皆愛之

叔術

嫗盈女皆愛之

食必坐二子于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

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

以來猶曰以是

物來置我前也人夏父自謂言我尚未足而肝所得獨多叔術覺焉覺悟也知少時爭食長必

爭國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

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

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

也當夫子作春秋時于邾婁君為父兄之行公扈者氏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

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

曰何故死吾天子當讓國時邾婁曾受討罪之兵于周曰何故敢以天子為死違生時

命而立夏父乎此天子死則讓
初無妻嫂感兒爭食之驗也
通濫則文何以無邾

婁天下未有濫也

既通濫為國則宜特以國見何以文無邾婁蓋以天下實未有濫國

春秋新通之耳

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

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

夫之義不得世

此解不言濫黑弓意

故于是推而通之也

就竊邑以

出之文推而變通之其文皆同而但無邾婁則既可以全叔術之心亦可以無世大夫之嫌矣

穀梁其不言邾黑肱何也

據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言邾

別

乎邾也

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

其不言濫子何也

據既別之為國則應

書其爵

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凡竊邑以出者雖賤必書其名懲不義也昭公在外孰受之受之者意如也不令之臣以類相從邾快黑肱接踵而至意如實為之招也不言邾史闕文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

羸而轉以歌

羸言羸體也轉宛轉也

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

而日食何也

簡子之夢適與日食會疑咎在己故問之

對曰六年及此月

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夢

入郢必以庚辰

庚辰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

日月

在辰尾

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于辰尾而食

庚午之日日始

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

更以始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惟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妃夫妻相得而強楚盛之兆故終不克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

能用其人也

其人謂子家羈

三年之間歲首皆書公在乾侯其義一也而左氏各為之說鑿矣

取闕

公羊傳

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去年受濫今復取闕故以為亟

闕魯羣公墓之所在蓋內邑也公旅寄乾侯非有

兵力特以先君墳墓在焉遣人誘而取之書此以著季氏據國公無尺土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

爾

夏吳伐越

左傳

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

其有吳乎

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去

此三十
八歲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

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
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此著吳越之始事也吳方抗楚越議其後自是吳楚越不相為下而齊晉二大國之患專在疆臣天下之勢又一變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穀梁作大叔莒人下

公羊有邾婁人穀梁有邾人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富辛石張周大

夫敬王徙都城司以
其狹小故請城之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

竝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啟處

于今十年

謂二十三年二
師圍初至于今

勤戍五年

謂二十八年晉
籍秦致諸侯之

成至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

待時

閔閔
憂貌

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

二文謂文侯仇文
公重耳弛解也

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

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
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

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

蝥賊喻災害

晉之力也

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

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

范獻

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

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

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

伯音韓不

信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哀序

哀序

差次也

于是焉在

在周所命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

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尋平丘盟且令城成周

魏子南面

居君位

衛彪僖曰

彪僖衛大夫

魏子必有大咎于

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

天之渝不敢馳驅

詩大雅戒王者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游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

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文數

計所當城之文數

揣高卑

度高曰揣

度厚薄仞溝洫

度深曰仞

物土方

議遠邇

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

量事期

知事幾時畢

計徒庸

知用

幾人功慮材用

知費幾材用

書餼糧

知用幾糧食

以令役于諸侯

屬役賦丈

賦所當
城丈尺

書以授帥

帥諸侯
之大夫

而效諸劉子韓

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效致也劉子王卿士簡子韓起
孫不信也臨履其事以命諸侯

經所以不

書魏舒

穀梁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號

祭謂

郊禘號
謂稱王

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紀實也王城自平王東

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其城完固敬王避子朝之

黨居於成周遂定都焉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又

舊為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圯惡故擴而新之諸侯
大夫承王命往城禮之所宜故其詞平無所予亦
無貶焉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

從公者

大夫不受賜子家子

雙琥一環一璧輕服

琥玉器刻為虎形
輕服細好之服

受之大夫皆

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
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

也 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

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

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

謂有三

地有五行

謂有五

體

有左右

謂有兩

各有妃耦

謂陪貳

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

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

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

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

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

三后之姓

于今為庶主所知也

三后虞夏商

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

☰☳

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

天之道也

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

君臣易位臣大強

壯若天上有雷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

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

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

既而有大功于魯

立僖公

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

子

文子行父武子宿

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

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國

失國權

政在季氏于此

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

器車服
名爵號

昭公八年於外以齊晉大夫與意如聲勢相倚迭
為輔車故卒不能入史墨之言謂魯民忘君而君
臣無常位以此儆君善矣然率天下之彊臣而為
篡奪之謀未必非此言啟之且慎器與名此可以
責魯之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觀春秋始終書
法皆以示尊君之義而罪臣子譏諸侯胡氏安國

徒以不能復國為公咎過矣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六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楊星乙

謄錄監生臣徐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蒼會要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七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公羊傳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 本有有正月者正諸侯之

即位 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 即位後 即位何以 故不書正月

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

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 讀謂經傳謂訓

詰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此假設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問其

傳解詰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

穀梁傳

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

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定公未即位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書王不書
正月者昭公卒於外嗣子為賊臣所廢定公未立
意如自以為君頒朔於廟故春秋黜之書王明王

法以治之也不書正月著國無主而正朔無所承
且見定公受國季氏不得正其始也或謂無事不
書非也隱莊元年皆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
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不書正月之為無正
始可知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大夫專執
于是始

左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

蒞臨也代天
子大夫為政

衛彪傒曰將

建天子

立天子之居

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

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

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

原壽過周大夫

而田于大陸焚焉

大陸

杜注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按吳澤

陂在今河南修武縣北一名太白陂

城也今故城

還卒于甯

甯杜注修武縣近吳澤孔氏穎達曰甯即修武

在縣治西

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之

孟懿子會城成周

不書公未即位

庚

寅栽

栽設板築

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郎吾役也

欲使三國代宋

受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

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

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

為宋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

禹掌車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仲虺奚

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

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為宋役亦其職也

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子姑受功

歸吾視諸故府

求故事

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

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

典籍故事人所知也

宋

徵于鬼

取證于鬼神

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

我也啟寵納侮

書說命篇語謂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

其此之謂矣必

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知以歸不可故

復歸之京師

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

諸侯

後期不及諸侯之役

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

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

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率

以崇天子而高子
後期故曰違人

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

可奸也

為哀三年周人殺萇弘
六年高張來奔張本

公羊

仲幾之罪何不葺城也

若今以草木城是也禮
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

分丈尺宋仲
幾不治所生

其言于京師何

據城言成
周執不地

伯討也

明以
天子

事執

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

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
得專執也

穀梁

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

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况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而不受功義所當討然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執歸於司寇可也既不請命又不歸於王以陪臣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無王甚矣故不以城為王事而畧晉大夫之罪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

成子叔孫姑之子

季孫曰

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

子必止之且聽命焉

衆事皆諮問子家子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

幾而哭

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

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

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

出時成子未為卿

君不命而

薨羈不敢見

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

叔孫使告之曰公衍

公為實使羈臣不得事君

二子始謀逐季氏

若公子宋主社

稷則羈臣之願也

宋昭公弟定公

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

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

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

不敢叔孫成子名

對曰若立君則有

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

者入可也

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

寇而出者行可也

謂與季氏

為寇讎者

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

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

出奔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

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于宮定公乃即位

公羊傳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

後即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

正棺者象既小斂夷于堂昭公

死于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

始死于北牖下浴于中雷飯舍于牖下小斂于戶內

夷于兩楹之間諸侯三日小斂夷

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

國

定昭公之喪禮于國

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

也

內事詳錄

穀梁傳

殯然後即位也

周人殯于西階之上

定無正見無以正也

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

謂昭公在外故

言即位是無故

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

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

先君

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

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

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

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

後即位也

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

沈子曰正

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

兩楹之間君聽治之處

內之大事

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

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

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

于厲之中又有義焉

先君未殯

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

則後君不得即位

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

周道尚明

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

臨諸臣乎

昭公薨至是閱七月而喪始至而定之即位乃在

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
凡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即
位不以時故書日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

闕魯羣公墓所在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

兆域不使與先君同公氏猶言公之墓宅

榮駕鶩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

以自旌也

駕鶩魯大夫榮成伯旌章也

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

止季孫問于榮駕鶩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

為惡

諡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

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子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

在定公

溝而合諸墓

明臣無貶君之義

十年後

昭公薨逾半載始以喪歸歸甫踰月而遽葬見季

氏肆逆無禮於先君而魯之臣子黨惡而不能正也

九月大雩

穀梁傳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

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

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嫵當須

雨故問也

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

凡地之所生謂之毛言秋

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竭謂耕耘之功未畢

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

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

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

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

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

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

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
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
請焉其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
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
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詒託猶
假寄必親之者也是以
重之

凡書大皆譏其僭此則昭公喪未踰年而用盛樂
以雩變尤甚矣

立煬宮

左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平子遜君懼而

請禱于煬公昭公死于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

公羊煬公者何煬公之宮也

春秋前煬公也

立者何立者不

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穀梁立者不宜立者也

煬公考公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蓋始於此意如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恐人議已於是而立煬公其意若謂魯一生一及其由來舊

矣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亦猶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也夫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今逞私踰典以立久祧之宮誣妄已甚書立者不宜立也

附錄左傳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

為明年鞏氏賊簡公張本

冬十月隕霜殺菽

隕公羊作實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

災也

異者非常而可怪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而殺故曰異

穀梁傳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

舉殺豆則殺草可知

可殺而不殺舉

輕

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賈霜不殺草是也

其曰菽舉重也

周十月今八月也月今九月霜始降八月陰氣未

盛非隕霜之候而至於殺菽異矣菽耐霜之穀蓋

物之難殺者言殺菽則餘物可知故穀梁子曰舉

重

二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傳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

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

為其主觀為其飾故微也

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

兩觀也

時災從兩觀起

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

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

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

以尊者親災也

尊謂雉門親近也

先言雉門尊尊也

言及雉門與兩觀俱災也桓宮僖宮災不言及者

二廟分明故不必言此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

觀獨災耳

秋楚人伐吳

左 傳 桐叛楚 桐杜注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今江
南桐城縣北有古桐城與廬江縣接界

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 舒鳩杜注 楚屬國 曰以師臨我 教舒

楚使以 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 吳伐桐也偽若畏楚
師臨吳 師之臨已而為伐其

叛國以取媚者欲使楚不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

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

從舒 鳩言 吳人見舟于豫章 偽將為 而潛師于巢 實欲以

擊楚

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

楚不忌吳故

遂圍巢克之

獲楚公子繁

繁守巢大夫

附錄左傳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

射姑邾大夫出辟酒

闔乞肉

焉奪之杖以敲之

為明年邾子卒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傳

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

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不務如公室之禮

穀梁傳

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

尊者親之何也

不正謂更擴大之不合法度也據當諱而以雉門親新作之下

雖不

正也于美猶可也

災惡故尊雉門推災而遠之今新作好美之事雖尊雉門可以親之

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按明堂位天子五門皋

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三門庫門制似天子皋門

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

觀魯設兩觀僭也既災則不當更作今復為之其

制度無損故書新作譏其僭而不能革也南門亦

書新作者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非故

制也延廢言新不言作者因舊而葺之非去舊復
為者比言各有當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意如逐君客死於外皆晉大夫為之羽翼其交甚
親今公立往朝而晉復辭公者蓋意如之謀不使
公得見晉侯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已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羊穀
梁作三月

左傳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

門上
有臺

臨廷閣以鉞

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閻曰夷射姑旋焉

旋小

命執

之

見其不潔
執射姑

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

廢墮也

爛

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

欲藏中之潔故先內車
及殉別為便房蓋其遺

命

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卞躁疾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附錄
左傳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

平中杜
注晉地

獲晉觀

虎恃其勇也

為五年士鞅
圍鮮虞張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羊穀梁作枝拔杜注地闕

左傳冬盟于邾

邾杜注即拔也

修邾好也

公即位故修好

魯大夫而盟諸侯邾喪未期而出會盟蓋交失之

附錄左傳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

玉佩也

獻一佩一

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

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

成公唐惠

侯之後肅爽駿馬名

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

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

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

竊馬者自拘

曰君以弄馬

之故隱君身

隱憂約也

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

如之

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

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

皆賞之蔡人間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

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

言楚所以禮遣蔡侯

之物不共備故

明日禮不畢

遣蔡侯之禮

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王

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自誓不復與楚

蔡侯

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馬而請伐楚

明為

年會召
陵張本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

晉楚交
兵止此

左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文公

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
之久畱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晉荀寅求貨于蔡侯

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

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

中山鮮虞

棄盟

取怨

晉楚同盟于宋

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

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

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

祇取勤焉

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

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

建鄭私有之固謂之羽旄借觀之

明日或旆以會

或賤者繼旆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

以從會示卑鄭

晉于是乎失諸侯

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

是時晉楚皆衰其大夫用事而貪於賄相類也諸

侯兩貳而楚求無厭陵蔑與國故蔡人發憤請師

於晉晉於是大合諸侯陳許頓胡素役于楚者皆
同心而北嚮天子之老涖焉其勢可有為而六卿
懼君勝楚以歸而奪之權故乞賂以離蔡假旄以
卑鄭用散諸侯之師以墮其君之功而固其私至
以十八國之衆潛掠楚境無功而還春秋據實而
書以深罪晉君之失政謀國者之不忠也而晉自
是亦不能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公姓

羊作歸
姓後同

左傳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書滅沈於會召陵之後盟臯鼫之前著侵楚無功
而釋憾於微弱之沈徒以重楚人之怒耳蔡之視
沈猶楚視蔡也楚實病已乃以所惡者加之沈覆
其國而戕其君不義甚矣故書殺以正其罪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臯鼫公羊作浩油杜注繁昌
縣東南有城臯亭在今河南

臨穎
縣界

左傳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子行敬子會同難

難得 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 煩其使祝佗從祝佗

宜

大祝 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

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徼大罪也且

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至也

社稷動 謂國邊 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于社謂

鼓釁為 祝奉以從奉社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

會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臬鼬

將長蔡於衛

欲令蔡先衛敵

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

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

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

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

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

尹正也

于周為睦

以威德見親厚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

魯公伯禽也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

封夏后氏之璜

璜美玉名

封父之繁弱

封父杜注古諸侯也今河南封邱縣

治西北有封父亭繁弱大弓名

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

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

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即就也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

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土地增厚凡七百里祝宗

卜史大祝宗人六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

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東方之國今屬魯命以伯禽而封

於少皞之虛伯禽策命篇名如君陳君牙類也少皞虛杜注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

叔以大路少帛績蒺旃旌少帛雜帛也績蒺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旃析羽

為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

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畛塗所徑

也略界也武父杜注衛北界圃田杜注鄭義名

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

有閭

杜注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為湯

沐邑王東巡守

聃季授土

聃季周公弟司空

陶叔授民

陶叔司徒

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

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

皆啟以商政疆

以周索

皆魯衛也啟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導以舊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

分唐

叔以大路密須之鼓

密須杜注國名

闕鞏

甲名

沽洗

鐘名

懷姓九

宗職官五正

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為貴族以

賜唐叔使主領之
所以榮寵唐叔也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唐誥誥命
篇名夏虛

杜注大夏大

啟以夏政

亦因夏風俗
開用其政

疆以戎索

大原
近戎

原晉陽也

而寒不與中國
同故自以戎法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

年也管蔡啟商基間王室

基毒也謂
以殷叛

王于是乎殺管

叔而蔡蔡叔

蔡放也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與蔡叔車
徒而放之

其

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

為周
公臣

見諸

王而命之以蔡

命為
蔡侯

其命書云王曰胡

胡蔡
仲名

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
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

官豈尚年哉

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曹文之昭也

文王

子與周公異母

晉武之穆也

武王子

曹為伯甸非尚年也

以伯爵居

甸服言小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

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踐土名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

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畝之次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文公魯申

僖公

衛武

叔武

蔡甲午

莊侯

鄭捷

文公

齊潘

昭公

宋王臣

成公

莒期

茲丕公也齊序鄭下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

文武之略

略道也

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
長弘說告劉

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反自召陵鄭子大

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昭在

二十五年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

無為禍首

無怙富無恃寵

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

以能驕人

無復怒

復重也

無謀非德

非所謀也

無犯非義

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穀梁傳

後而再會公志于後會也後志疑也

公畏強楚疑于侵之

故後者
更謀也

春秋之例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書諸侯盟如葵
丘之盟是也會盟皆與則不書諸侯如柯陵雞澤
平丘之盟是也此言諸侯則劉子不盟可知矣公
後至不與會而與盟則復稱公會諸侯盟如盟于
薄盟于扈是也此年公與於召陵之會則非後矣
會與盟公皆與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諸侯盟于
皋鼬如祝柯重丘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

所以著公受國於意如因如晉見却而汲汲求為
此盟也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羊
作戊

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君在殯則辭會可也

許遷于容城

容城杜
注闕

許四遷皆受楚令恚以自遷為文許所欲也容城

盖析之近地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致侵楚無功也故以會告廟

劉卷卒

公羊傳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

卒我主之也

穀梁傳

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

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

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嘗以賓主

之禮相接
故書其卒

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先儒謂劉子定內難有大功於王室特書其卒葬然單旗之功與劉子同而不書卒尹氏擅權亦書卒則其義不可通矣蓋召陵之會劉子與焉會罷而卒故來赴於魯而魯史書之耳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傳 秋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圍公羊作圍

晉伐楚則利在諸侯伐鮮虞則利在六卿故楚圍蔡不救而中山是伐比事書之而晉卿保利營私不恤國事之惡著矣

葬劉文公

公羊傳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

以主我思錄之

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栢舉公羊作伯莒穀梁作伯舉杜注楚地當在今湖廣麻城縣境吳

始書

子

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

在昭二十七年

伯

氏之族出

郤宛黨

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

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

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唐侯不書

兵屬于

舍舟于淮汭

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

自豫章與楚夾

吳蔡

漢

豫章杜注漢東江北地名

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泐漢而與之

上下

泐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

隧直轅冥阨

大隧直轅冥阨地理通釋即義陽之黃武陽平靖三關也黃峴平靖俱在今

河南信陽州南武陽在州東南

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

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

黑楚武城大夫

吳用木也我

用革也

用軍器

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

惡子而好司馬

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戍

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

城口而入

城口三隘道之摠名

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

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

小別山名在今湖廣漢川縣北一名

甌山大別亦山名在今湖

廣漢陽縣東北一名魯山

三戰子常知不可

知吳不可勝

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

之初罪必盡說

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

十一月庚午二

師陳於栢舉

二師吳楚師

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

曰楚瓦不仁

瓦子常名

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

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

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

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
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以戰死

公羊傳

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柰何

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

之甚

士賢

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

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

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乎

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

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馬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

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

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不受誅罪不當誅也子復讎可也父

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一往一來復讎不除害不得

魚讎其子恐復朋友相衛而不相迫迫先也不先擊害已而殺之刺所以伸孝子

之恩古之道也

穀梁 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謂貴

子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

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

也子胥父伍奢也為楚平王所殺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

甚勇之甚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

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

讎臣弗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

囊瓦求之昭公不與是為拘昭公于南郢

南郢楚郡

數年

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

用事者禱漢水神

曰苟諸侯有欲

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馬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為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師能左右之曰以曰蔡侯以吳子者蓋謀出於蔡而吳為之用也荆楚橫暴蔡尤被毒蓋嘗夷之為

縣誘般而殺之用世子有出蔡侯朱又拘吳於南
郢數年而後歸今復興師圍其國陵暴極矣晉不
足恃故蔡侯不得已而乞師於吳吳子為之大敗
楚師囊瓦奔鄭春秋據事直書而蔡人累世之仇
賴吳以復晉失其政不足以宗諸侯舉可見矣吳
子親行君重於師故不得不書爵傳以為進之非
也諸侯積忿於楚吳能敗之故舊史喜其事而稱
爵或未可知以為孔子特起褒進之文則於通經

之義皆不可通矣

庚辰吳入郢

郢公羊穀
梁作楚

左吳從楚師及清發

清發杜注水名水經注潁水南
迤石岩山北亦謂之清水在今

湖廣安陸縣
西石門山下

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

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
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

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

雍澁今湖廣京
山縣西南有三

澁水雍澁
其一也

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

出

世族譜季芊界我皆平王女服
度云界我季芊之字未知孰是

涉睢

睢杜注水出
新城昌魏縣

東南至枝江縣入江今湖廣當陽縣
北有沮水相傳即楚昭王西涉處

鍼尹固與王同

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燒火燧擊象尾使
赴吳師驚却之

庚辰吳

入郢以班處宮

以尊卑班次
處楚王宮室

子山處令尹之宮

子山
吳王

子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

言吳無禮
所以不能

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

息杜注汝南新息
也間楚敗故還

敗吳師于

雍澁傷初司馬臣闔廬

嘗在吳為
闔廬臣

故恥為禽焉謂其

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

失子可哉

失不知子賢

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

布裳剄而裹之

司馬已死到取其首

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傳言司馬

之忠壯

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

雲中杜注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蓋雲

夢一澤跨

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

江南北

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

鍾建楚大夫

由于徐蘇

而從

以背受戈故當時問絕

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

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

辛蔓成然之子閻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

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

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

者能之

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強陵弱

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

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

弑君罪應滅宗

動無令名非知也

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

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

竄匿也

周室何罪君若顧報

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

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

隨公宮也

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

子期昭王
兄公子結

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

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
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

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一人
楚王

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

人乃退鑪金初宦于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

要言無
以楚王

與吳并欲
脫子期

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

心以與隨人盟

當心前割取血
以盟示其至心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

包胥楚
大夫

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復報

申包

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荐數也

虐

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

吳有楚則與秦鄰

逮吳之未

定君其取分焉

與吳共分楚地

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

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間命矣子

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

猶伏

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

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

詩秦風取其王于與師修我戈

矛與子同仇與子

偕作與子偕行

九頓首而坐

無衣三章秦師乃出

為明年包胥以

秦師至張本

公羊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

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

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

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

楚復立也

何以謂之吳也狄之

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郢楚都書入郢見楚之大國都猶不能守也凡書

入者皆破其國都也楚地數千里若書入楚則不
足以見破其國都之實矣吳不稱子從其恆稱穀
梁以為不正其乘人之敗而深為利則諸入國者
皆然何獨貶於吳乎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七